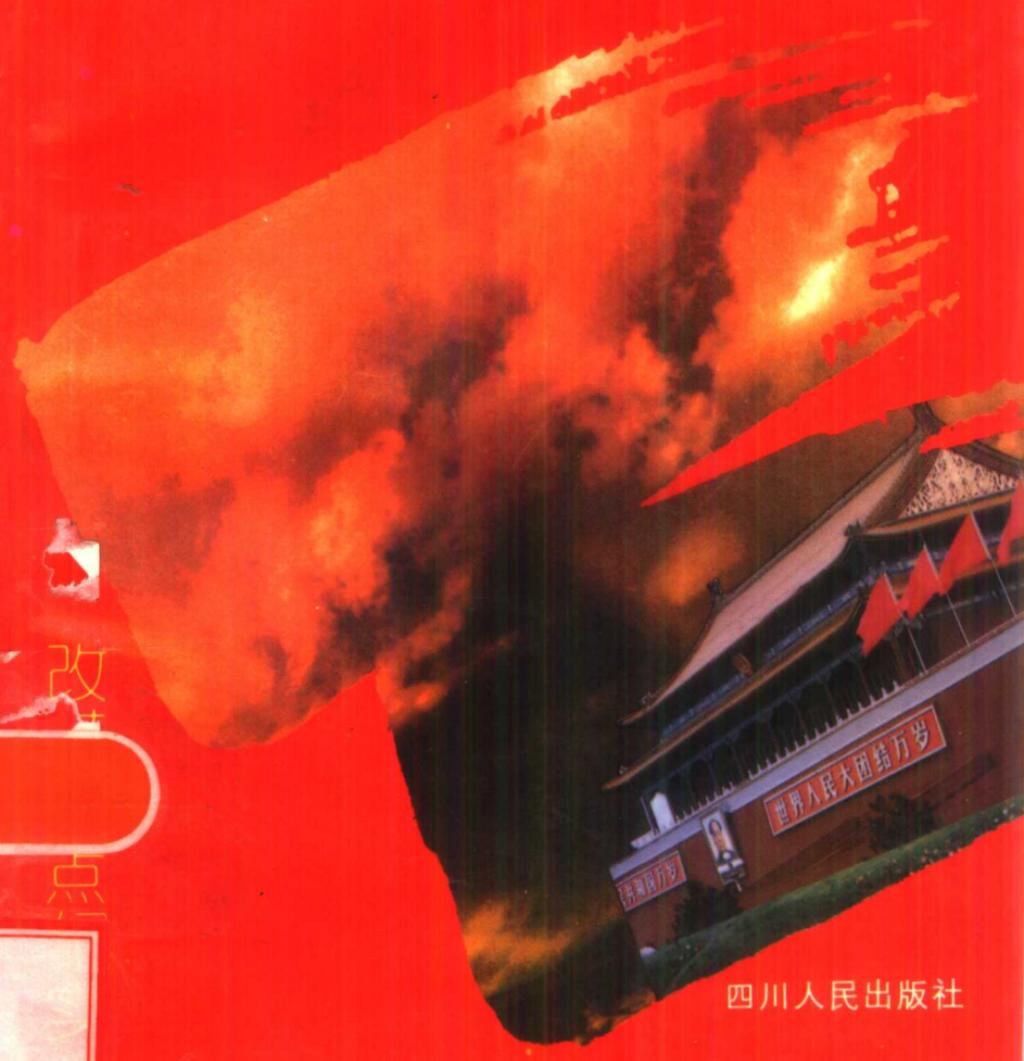


1979—1992

吴锦才 著

# 中国沉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沉思录

1979—1992  
改革热点纪实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古 蓉

1879—1992 中国沉思录  
吴锦才著

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0 千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914-9/D·411 印数:1—30000

定价:4.95元

## 内 容 简 介

改革和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的空前震荡，也出现了现代史上一个漫长的新旧交替景观。中国人在这剧烈的变动面前，有怎样的心态和行为？这是本书所关注的焦点。

本书系统地描写了这些变动。作者详细地记述了变动时代里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新亮点，并展示了它们之所以在中国出现的背景与原因，多层次、多角度地叙写了变动社会错综复杂的旧关系与新秩序。本书内容丰富，涵盖量较大，触及相当多的新颖题材，可以帮助读者准确把握所身处的时代与社会。此书文笔生动、以新闻的纪实性见长，同时又透出浓重的历史感和思辨的色彩。

# 改革热点纪实

资本家夹着皮包又来了  
财政部的亏损忧思  
商战，和平年代的生死搏斗  
中国人的十四种生意眼光  
私人经济，一条跳动的龙  
权力能卖多少钱  
心照不宣的人情交易  
人多：变不了的国情 变得了的政策



D668  
6084

# 目 录

## 第一章 大风起兮

一、风从东南来 .....	(1)
一个资本主义的幽灵 .....	(2)
中国改革的“第一”档案 .....	(4)
唯有今天永远正确 .....	(6)
全面崛起的经济密码 .....	(9)
二、向世界敞开国门 .....	(11)
活着不等于幸福 .....	(11)
资本家夹着皮包又来了 .....	(14)
再造三五个香港 .....	(18)
历史已经不收学费 .....	(20)
三、省与省：地盘决定了什么 .....	(23)
炒不了的广东地利 .....	(23)
边界上高筑墙 .....	(26)
市场落差与赚钱机会 .....	(28)
封闭仍是中国的主要难题 .....	(30)
90年代，跨国界行动 .....	(33)
省际经济“外交”热 .....	(38)
四、“条条”矛盾：权力的再分配 .....	(41)
部委打架，企业无奈 .....	(41)
分权分出的管理“真空” .....	(42)

## 第二章 钱不是坏东西

一、一万多亿私房钱 .....	(46)
不见钞票的新票证世界 .....	(46)
百元级/千元级/万元级 .....	(48)
有钱才有主动权 .....	(49)
不怕人民都有钱 .....	(50)
二、财政部的亏损忧思 .....	(52)
为经济速度交学费 .....	(53)
空口说不出财政收入 .....	(54)
公有制的亏损效应 .....	(56)
三、商战，和平年代的生死博斗 .....	(58)
1988，“十亿人民九亿商” .....	(58)
1989，拿教育当市场 .....	(60)
1990，时事书——钱的漩涡 .....	(65)
1991，靠降阶卖东西 .....	(68)
1992，苦涩的被吞并 .....	(72)
人物素描：卖唱的侏儒们 .....	(75)
四、中国人的十三种生意眼光 .....	(79)
五、向世界市场挖掘财富 .....	(98)
国际惯例，一个经济法律 .....	(98)
知识产权的生财之路 .....	(100)

## 第三章 新亮点

一、中国股市里里外外 .....	(104)
发财的人    发财的速度 .....	(105)

股票移情向邮票	(107)
发财的速度 发财的奥秘	(109)
尴尬的诱惑	(112)
二、'92股市，邓小平一锤定音	(114)
已经“炒”热的二级市场	(115)
试点，为了更大范围的不试点	(117)
该泼的凉水还要泼	(119)
三、邮票市场：踩不响的雷区	(121)
惊人的翻番速度	(122)
民间邮市，一个大银行	(123)
邮贩子的上亿元买卖	(124)
邮票公司的反垄断行动	(125)
四、私人经济，一条跃动的龙	(127)
21000000条活路	(127)
钻一钻国营的空子	(129)
不讲平均的赚头	(131)
出产名人的风水	(133)
五、七十二行之外，三百六十行	(134)
能谋生就是朝阳产业	(134)
开禁：没有不能干的事	(135)
六、大海边，大特区，小特区	(137)
特区的政治创新意义	(138)
各地争开“小特区”	(140)
最封闭又最开放的“保税区”	(143)

#### 第四章 什么话不敢说

一、官方新闻：“通稿”引出的思考	(147)
二、人代会上的“说话”现象	(150)
会场变成“记者节”	(150)
反客为主的“议员”先生	(152)
会场装不下议案和争论	(153)
三、民谣：东南西北风	(154)
四、小道消息流行记	(161)
五、统计数字：迷魂与疑云	(168)
谁更权威——指数还是感受	(168)
数不识人，人不识数	(173)
嘴上皮点石成金	(178)

## **第五章 中国经济的私生子**

一、钱与权：等式或不等式	(183)
猜一猜谁画了等号	(183)
权力能卖多少钱	(184)
最高档的连环交换	(187)
社会空气大污染	(188)
二、过滤嘴倒卖：一个典型的说明与启示	(192)
倒爷电话打进了公安局	(193)
连环大伪造	(195)
“软黄金”这样升值	(198)
烟税大诱惑	(201)
三、“宰人”现象：中国社会道德的一个聚光点	(203)
“宰人”式经济剥削	(203)

骗术流行与道德溃堤	(205)
法的利刃高高挂	(208)
<b>四、人情经济</b>	(210)
中国经济的三分天下	(210)
最大面值的人民币	(213)
裙带门路	(216)
“面子”大赛	(220)
人情网上的焦点人物	(222)
心照不宣的人情交易	(225)
明里人情暗里帐	(226)
我们丢失了什么	(228)
<b>五、当今交际术透视</b>	(230)
送礼技巧	(230)
评奖内幕	(232)
公章传奇	(235)
被吃的“大户”	(237)

## 第六章 跨世纪的中国人

<b>一、人多：变不了的国情 变得了的政策</b>	(239)
战争留下的几亿人	(239)
人海战术与人的作废	(242)
购粮本/红烧肉/背水一战	(243)
政策不能再出错	(245)
一份收获有一份贫瘠	(247)
只有八能养活人	(251)
<b>二、扫黄：一个社会在刷洗污垢</b>	(253)

人大、政协会上的提案	(253)
越来越公开的“黄泛区”	(254)
新一代夏娃、亚当与黄刊	(256)
不是一阵风，不是一阵雨	(259)
禁区效应与逆反心理	(261)
研究中国人的性心理	(263)
<b>三、弥平人与人的裂缝</b>	(265)
懦夫与铁石心肠	(266)
一荣俱荣与一损俱损	(267)
一个攀比大循环	(270)
中国的“五号病”	(272)
呼唤爱的秩序	(275)
<b>四、讲质量：挣脱中国人的“面子”意识</b>	(276)
1987年的“耻辱博物馆”	(276)
1992年的质量大曝光	(281)
<b>五、新世纪的光荣与梦想</b>	(289)
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耻辱	(290)
让百姓年年有好处	(291)
“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	(294)
财越大 气越粗	(297)

## 后 记

# 第一章 大风起兮

1979——1992年，中国大刮改革之风，取消自己创造出的、习惯了的、沿用下来的一套东西，新的一套当然还要由自己再创造、再习惯、再沿用下去。新政“双轨”运行中，一个全新的变局开始了，巨大的幸福就要跟着新世纪降临。

## 一、风从东南来

辽阔的中国国土，西界为山，东界为海。山高海阔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许多走向。

还是在本世纪半中腰的1952年，寓居香港的学者曹聚仁在他的书斋里，翻出了一份30年代由大科学家丁文江带助手整理出的材料即“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这份材料是从二十四史中找出来的；丁氏让助手们把二十四史中立传的人物依现在省籍作一统计，再依时代前后排列出来，然后说明出这样一个大的轮廓：

中华民族所经营的文化，首先在黄河流域生根，沿汉水流域南伸，发展到长江流域，再沿海发展到闽粤一带来。

曹聚仁从丁氏列举的数字和百分比中则演绎出这样一番见解：

过去三千年，不妨说是河流文明；到了近三百年，不妨说是海洋文明。过去的中国文化，自北而南，自西而东；近代恰巧换了个方向，变成了自南而北，自东而西；这便临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学者们的这些见解，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又一次被人记起，一些人士开始重新提起这个话题，这个敏感的话题……

请注意：这是实践引出的话题。

### 一个资本主义的幽灵

刚进入80年代，中国南方地区在许多举动上显得独标一格，让局外人觉出点卓尔不群的味道。在有的层次上，这可以算作有创造力的表现；但在习惯了长期使用政治概念的人们看到，不知不觉地就把许多事情纳入了资本主义的框架中。

“主义”的意识，不知为什么那么地强烈！在一种特别激进的政治机制下，许多中国人反而变得懒惰、变得不思进取、变得有点习惯于在旧的笼子里有限度地扑腾了……最强调政治的人自认为最有思想性，却偏偏停止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因此，最能消磨人生锐气的东西，就是这过于激烈、过于广泛的“政治”了——它在这几十年里铺天盖地地笼罩在中国人的身边。政治变成了最一致的政治，人生就只能成为最乏味的人生。

中国人要改革。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

这当然是中国人政治观念上的一场大地震。人们不会轻易舍得放弃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一切——哪怕这一切是多么的错误！刚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日，人们声讨“文革”10年祸国殃民，却又盛赞前17年的歌舞升平。“50年代人帮人，80年代人骗人”，一句俗谚鲜明地表示了这种心意。其实，五六十年代的一切真的是中国人能长期生存、长期忍耐的日子么？

改革改了十多年后，90年代的中国人才看清，这对旧日子的留恋不舍，原来就叫做：“左”！

在改革的日子里，偏偏一直是这些“左”字号在喋喋不休地评点改革的这个是、那个非。你多引进一点外资，他就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威胁我们国家的性质。”你划点地方承包给外商去开发，他就说你“出卖主权，丧权辱国”。你多发展一点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干部”。你多发展一点合营企业、个体户，他就说“你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动摇，他就讲“这是走单干道路，不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

这一系列的政治评判，还主要是着眼于全国、针对于全国的。对领先一步在前面开道的东南部中国，种种政治性的议论就更是嘁嘁喳喳地相伴着：

到繁荣的深圳游玩的一位老干部曾真诚地责问：“这里除了市委门前有面五星红旗，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两样？”

参观者的疑问也不仅仅针对深圳一个特区：“社会主义中国生出了几个资本主义婴儿，这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么？”

一说到艾滋病、吸毒、枪枝走私，不少人脑海中第一个反应就是：都是开放弄的！什么都是从海上过来的！

这一切，都还不仅仅是看不惯、不理解的问题。说到底，这些现在可以认定为“左”的一套评判，都正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机制结下的果子。

有一个并非天方夜谭的故事：1985年曾有人士建议：在中国，能不能搞一个“左”的经济特区？这里，还是合作化、低工资、低物价、凭票凭证排队买东西……它正好可以与沿海那几个特区来个比赛，看看哪一种好一点？但是实的政治容不得这样的试验，一个明显的难题——说是划一个岛，哪个岛愿意干这样的事呢？

### 中国改革的“第一”档案

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对这新的政治机制，不管是爱、是恨、是咒，还是漠不关心，人们都乐得去东南一带走一遭。

东南的一片热土集纳起了中国人的各种心态和情感。

那些在北方街头设摊叫卖的小商人，最敏感地发现了一个进货渠道上的新大陆。本钱小的人，去广州夜市上小心翼翼地挑选新潮衣装，选中样式，再自己肩挑背扛拉回去赚些辛苦钱。也有财大气粗的东北客商，到那南方人的地面上照旧不改那粗犷的汉子气味，这么踢一脚：“这衣咋这么次！”那儿踢一脚：“这包给我打上发到沈阳”……不管这脾气那习性，广东人赚到了客商递过的钱，一切都不去管它；北方人怎么会赔？运回老家，摆出来就是钱！

这就是广东给全中国带来的一派发财良机。

北京的报界曾用大字标题这样渲染过：“喝广水、吃广菜、穿广衣、吹广发”，据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处于沿海地区的广东“经济北伐”的四大显著标志……

广东人确实有理由笑话慢一步时髦起来的内地人：——

一位重要的负责同志回忆说，过去我们穿西服打领带到基层去，跟羊群里跑个驴一样。几十年了，人们都是中山装，形成了一种观念：要么“老灰”、要么“老蓝”。两口子的衣服差不了多少，经常拿错。出国人员更是经常互相拿错，没办法，只好在兜里装个条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拿衣服时掏出条子看看……

广州人穿西服在中国人里算是最早普及的。可是当人们都纷纷穿上西服时，广州人又已经不大注意装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轨迹中有不少让人难以捉摸的东西。穿衣打扮的规律是其中之一；从穿衣打扮上摸出赚钱赔钱的规律，也在其中深深地隐藏着。东南方向的人，准确地先摸到了这些不确定的东西。

有了这赚或赔的机制，人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就牢牢地攥在手中了。常常，满怀政治期望的北方人在广东见到了不少令他们惊讶的东西。许多在北方的辖地里煊煊赫赫的官员有的对广东乡镇一级领导坐“奔驰”车愤愤不平：“他们才什么级别？我都坐不上这样的车！”也有许多居于高位的领导视察沿海渔民的家庭，反复地赞叹：“生活水平之高，北京的部长比不了！”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去拿级别、官职这些行政的概念去套人们的普通生活呢？经济的许多冲力，远非政治的概念所能包容。在一心干经济的节奏中，东南部的人创造了许多是在中国改革史上刷新记录的事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广东人一向被北方人认为是“北方出经验、南方出效益”的典型代表人物，而回首看实践，不难发现，广东人创造出的许多新闻，其实是早早地被北京人挂在嘴上议论了长久的话题。

沈阳人做股票生意可算是早的。“股票卖进中南海”的新

闻 1988 年就由沈阳人做出来。但是，真正把股市弄热、推动全中国人都向往股市的，却偏是 1988 年还普遍不愿意买股票的深圳人。曾有人与沈阳市长谈及：从全国来看，沈阳的许多改革起步都不算晚，破产、证券、股份、用工、分配、租赁几乎样样都有，为什么只出经验、不出效益？市长回答道：东北人敢想敢干，但遗憾的是从根子上还缺少商品经济的细胞！

珠海打破常规重奖有贡献科技人员的事，又在全国的报界爆出条令人议论纷纷的大新闻。北方有的“父母官”私下颇有不平之辞：为什么这么轰动？其实我早在 1983 年就破格给奖励 1 万元钱！是的，广东人摸住了社会轰动的规律：要奖，就奖得出格一些；要奖，就要奖得让社会人人皆知。因此，他们奖给私人轿车、私人住房，为这重奖还从北京招去一帮为此感到兴趣的新闻记者……

在深圳寻找新闻意义上的中国“第一”的事情，真是轻而易举：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最高的大厦；最大规模的劳工南下；连暂住人口超过常住人口这一点，在中国的城市史上，除了战争年代、灾荒年景，也是第一次……这种很直观的第一次，在深圳比比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正因为“第一”太多，这里的社会机制显得很新颖；正因为有这新机制，这里可以带动全部中国进行新的经济起飞。

### 唯有今天永远正确

改革开放以后，一件件新鲜的东西奔涌到人们的面前。人们渐渐发现，热闹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改革年代的精髓，对人们冲击最大的，主要还是观念变动。